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  
E-mail: 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 (0531) 85193207

□谢少鹏

母亲戴着她的纪念章走了。  
母亲的纪念章是抗日纪念章，是国家因为她1945年参加抗日战争工作颁发给她的历史纪念和人生证明。

母亲参加革命工作后，先是在家乡沂水县任武装部妇女干事，组织乡亲们与日伪进行武装斗争；抗日斗争胜利后，又在华东野战军军事干校工作；1948年随父亲南下，至江苏省赣榆县时，因父亲战伤复发，为照顾父亲就地转业，先后在赣榆县任妇联主任、县法院审判员。其间，因水土不服等原因，父亲的战伤一直以痊愈，只好重返家乡。父亲到军人疗养院继续疗伤，而母亲彻底转到地方工作，先后在临沂县、费县、沂南县等供销社工作，直到1976年离休。

几乎大半辈子，为了祖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母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直到“文革”时期父母都被打成走资派，全家回沂水县老家定居前，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家从没在一个地方居住超过两年时间。那时家里除了一个吃饭桌和一个三屉桌，再没有一件木制家具，最多的家当是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纸箱子。只要一“工作需要”，父母立马将家里过日子实在离不开的那些物品，塞进大大小小的纸箱子里，坐上卡车就到了一个新的家（在那个年代，坐卡车对我们是最高待遇了，记得有几次我们是坐好几天的独轮车奔赴新家的）。

对于这样艰苦的生活，从母亲嘴里却从没听到一句怨言。而当我们长大了，懂事了，为生活的艰难嘟囔几句不满的时候，一次又一次都是听到母亲这样一些话：“我们在渤海军区工作的时候，喝的那水，水上都漂着一层羊粪蛋子，三天两头地瓜干都吃不上。比比，现在这日子还叫什么难？”“南下的时

候，天天急行军，一天跑一百二三十里是常事，下大雨照样跑。经常行军队伍一停，好多人就站在那里睡着了。就这样，那时谁叫苦来？现在这点苦算得上什么……”

当我们这些做子女的都成人后，慢慢地领悟到了，母亲这些话是让我们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将她“坚强、宽容、正直、善良”的人生美德移植到我们身上。母亲像一条河，更像一座山，守望着子女人生的串串脚印，守望着子女人生的平安。

刚上初中的时候，我是个全校有名的调皮孩子。可当真的一天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受到校长点名批评的时候，惶恐使十几岁的我不敢回家面对父母。当母亲深夜从县城的一个角落把我拉回家的时候，家中等待我的不是呵斥和暴打，而是在那个年代很不容易吃上的一碗香喷喷的葱花鸡蛋面条和母亲哽咽着说的几句话：“咱们这种家庭的孩子不能不走正路啊！你是你们弟兄中的老大，你的兄弟都要跟你学，我和你爸爸在这个县还能直着腰做人吗？咱这个家还叫个家吗？”正是母亲的话，母亲的泪，使我的心灵第一次受到深深的震撼。让我在人生的懵懂时期，没有浑噩下去。现在回忆起来，母亲的那一次教育无疑是在我人之初时树起的一支人生标杆，使我一生受益。在这之后不久，我在作文本上为母亲写了这样一首诗：母亲是一把伞，为我遮雨挡寒；母亲是一盏灯，将我前行的路温暖；母亲是一根线，永远与子女的心相牵……

正因为母亲这种正直的性格，决定了她无论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凡事讲原则，不会八面玲珑，更不会曲意逢迎，结果使母亲在“文革”一开始就成了走资派。造反派们几乎天天将她拉出来批斗，逼迫母亲承认“反党反毛主席”。母亲反问他们：“我一个山沟沟里的苦孩子，14岁就跑出来干革命，是毛主

# 母亲戴着纪念章走了

## 逝者档案



姓名：张淑英  
终年：84岁  
生前身份：离休干部  
籍贯：山东省沂水县王庄区古坟坦村人

1971年，我母亲被“解放”了，安排到当时沂南县一个区里任供销社主任。受了那么多的磨难，抗日时期的老革命被安排了个比芝麻粒还小的官，母亲却很坦然，而那耿直倔强的脾气丁点未改。一次趁她出差，在家的十几个干部职工私自将当时价值十几元的大瓷缸折价五角钱处理给了她自己。母亲回来知道后，十分生气，把分缸的干部职工召集起来，强令人家退缸或补钱，惹起一片众怒。我们不由得一起埋怨母亲，可母亲却训了我们一顿：“怎么着，让我眼看着他们这样占公家的便宜不管？只要让我干一天，我就得这样办。”

眼看着母亲的不合时宜，再加上她每况愈下的身体，1976年她在全家反复的劝说下从岗位上退了下来，那一年，她还不到50岁。

母亲离休后，谢绝了单位的挽留，跟着父亲带着那十几个纸箱子回到父亲的老家——沂水县姚店子镇前武家庄。

少小离家老大还，父亲和母亲离家参加革命的时候都不到20岁。几十年过去了，岁月的风霜染白了他们的头发，脸上刻满沧桑，风里来雨里去，到头来支撑起的是依然清贫的家。但他们无怨无悔，比比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非常满足。所以尽管迎接他们的是朴实且清贫的山村民的日子，他们还是感到非常适应。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像千百个农村老人一样，烧火、做饭、喂鸡、种菜，最大的变化是从过去的刚强变得絮叨——刚念叨完儿子、闺女，又开始念叨孙子、外孙……

2005年6月，陪伴了父亲大半辈子的战伤终于将父亲带去了另一个世界。父亲和母亲，两个刚烈的军人的结合，使他们一辈子都显得那么不和谐。我们从小到大，没少听他们争吵。可谁都没想到，父亲的去世给母亲的打击那样大。我每次回家看望她，一直在她身边伺候的小弟悄悄地告诉我：母亲又到父亲的墓地去了，母亲说她很快要跟着父亲去了……

母亲终于没有熬过去年的冬天。对此母亲似乎早有预感。还是去年秋天的时候，她忽然每天都将她的抗日纪念章拿出来，珍惜地拿在手中摩挲，口中喃喃地嘱托：我死了以后别忘了给我戴上……

2010年1月9日，让我痛彻肺腑的日子。母亲走完了84年的人生旅途。她走得很匆忙，很突然。任凭儿女们怎样撕心裂肺地呼唤，她再没有丝毫回应。世界上最疼爱我、最牵挂我的人永远走了，我从此成了没娘的孩子。

2010年1月11日清晨，我们为母亲尽最后一次孝心，为她戴上她的抗日纪念章，送她远行……

## 新手

□积雪草

去乡间办事，偶遇故交，所以牵绊至晚方才往城里赶。谁知晚间竟然起了大雾，能见度不足10米，想把车子开得飞快显然不可能，只能借助车灯，像蜗牛一样慢慢地爬行。

车至高速公路，因为大雾，高速通道已经封闭，他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在封闭的栏杆外犹豫良久，给家人打了报平安的电话，然后才磨蹭着转向乡间土路。

刚刚打过方向盘，忽然听见路边响起一声汽车喇叭，在这空旷无人的乡间野外，自然是吓了一跳。想必是和他一样困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吧？他揣测着，借助车灯，看清是一个年轻的男子，正摆手跟他打招呼，高喊：“你是回城里的吗？”他并没有停留，只摁了一下汽车喇叭，以示回答，然后匆忙离去。并不是不懂得起码的礼貌，只是，这荒郊野外，又是陌生人，怎么可以随便打招呼。

顺着乡间的土路，凭借惯常的经验和汽车萤火虫一样的灯光，紧紧地抓住方向盘，逶迤着前行，手心里都是汗，担心乡路上冷不丁蹿出个人或者小动物什么的，他可不想当马路杀手。忽然想起刚才在高速路口遇到的那个年轻人，他或许是自己一样，只是在这样的大雾夜里驾驶有些害怕，或者家中有什么急事也说不定，所以才连夜往城里赶。好不容易碰到一个顺路人，自己却不搭理他，戒心会不

会刺伤他？

越是想集中精力开车，越是无法集中，眼前老是晃着那个年轻人焦虑的面孔，无奈，他只好把车头调过来，驶至高速公路，那个年轻人依旧在，他倚在汽车上吸烟，唇边亮着一忽明一忽暗的亮光，脚下已经是一堆烟头。看见他回来了，他显然很兴奋，狠狠地吧烟头攥到地上，眼睛里闪着光亮，他说：“我就知道你不会把我扔到这儿。”

那个大雾之夜，两台车就像大海里的两叶小舟，悠悠忽忽地一前一后慢慢行驶。说实话，他的心中也没底，可是年轻人坚持要回城，他的语气不容商量。年轻人开着车紧紧地跟在他的车后，他像一个开路的先锋，像一个勇士一般，摸索着前行，有好几次，险些掉进路边的悬崖，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贴在身上，有冰凉的感觉，方向盘紧紧攥在手里，都快被揪下来了。

到达郊区时，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平常一个小时的路程，今天整整跑了四个小时，看到城



里的灯火时，他有想哭的冲动，那是一种久违的亲切，尽管那灯火被大雾裹住，并不明亮。

年轻人要分道而行了，他停下车，跑过来跟他握手道别，说：“今天晚上多亏了你，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母亲突发心脏病，躺在医院里，所以我必须赶回来。”说着，年轻人向他鞠了一个深深的、有九十度的躬。他连忙躲到一边，说：“受之有愧，要说谢，应该是我谢谢你成全了我。”

年轻人惊讶地瞪着他，不明所以。他说：“谢谢你在原地等我啊，不然这件事情会像鱼刺一样哽在我的喉中，会让我寝食难安，能搭把手的时候，却把手缩到袖子里，我一定会后悔的。”

年轻人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明亮的笑容，他说：“老兄，你的心眼真好！”他目送年轻人离去，忽然发现车的后屁股上贴着大大的“新手”两个字。下面还缀着几个小字——别吻我！他不禁哑然失笑，调皮的年轻人，原来是个新手。



## 不要笑话我的胆小

□流沙

我的甲状腺上发现一个阴影，医生轻描淡写，但眼神却意味深长，说验个血吧。从检查室里出来，我有些虚脱。

抽了血，等待结果需要三天。从医院里出来，走在阳光里，身上却感到了寒冷。在路边一棵银杏树下，我坐了下来，银杏叶随风飘在了我的身上，阳光灿烂得让人睁不开眼……我这是怕死吗？是的，我确认自己怕死，而且非常怕，怕得我全身颤抖。

以前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生离死别很正常。死不就是一觉睡过去了吗，那是谁也逃不脱的自然法则。那是我二十多岁的想法，但是现在，我不敢提“死亡”这两个字，而且尽量回避这让人感到不吉利的字眼。我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健康，非常喜欢阅读养生方面的书籍。我不吸烟，坚持不喝酒，即便有领导在场，我也坚持不喝，我一有小病小疾，马上会去医院诊治……

我的胆子越来越小，越来越怕自己的健康出问题。因为我害怕父母接受不了，妻子接受不了，尚小的孩子更接受不了……年老的父母没有人去看望他们了，妻子也没有人与她谈心话了，孩子没人接送、辅导作业了。现在这美好的一切，都

会因为我全部给毁了。我身上有着重重的担子，有着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这个责任怎么可能推掉呢？如果没有我，这个家不是乱成一团了吗？

没有成家之前，我从来不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我不断地在接受亲人的爱，而现在，我懂得了要回馈和偿还，肩上了有了担当。

我开始有些迷信，做事会看一下黄历。每次外出，总是在心里祷告平安，乘飞机，从登机直到走下飞机，我总是心生不安，总是害怕意外的发生。

三天后，我带着孩子去取化验单，因为紧张，我把孩子的手都抓痛了。化验单拿在了手上，一切正常。再让医生看，医生也说很正常，他说这是常见病，不用手术，也不用吃药，平时注意一下就行了。

不要笑话我的胆小，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什么丢人的事，因为我不再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亲人们活着，而且好好地活着，让亲人们感到安全，可以依靠和温暖。

我有一位同事，人到中年，迷上了单车运动。一次外出，在山地里摔了一跤，血肉模糊。从此后，他再也不参加此类运动了。他说自己仍然热爱单车运动，但是他不会再参加，因为自己上有老，下有小，他更爱他们。